

[苏]尤·邦达列夫

戏



〔苏〕尤·邦达列夫 著
范国恩 述 骏 译

戏

中国文联出版社

Ю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Бондарев

ИГРА

根据《НОВЫЙ МИР》 1985年第1、2期 翻译

本书1—11章由范国恩译

12—20章由述 弢译

戏

〔苏〕尤·邦达列夫著
范国恩 述 弢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2插页 222千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3,500册
书号：10355·656 定价：1.85元

前 言

张 捷

《戏》是苏联著名作家尤里·邦达列夫的新作，发表于一九八五年。这部小说发表后，轰动了苏联文坛。批评家们纷纷撰文加以评介，读者则举行不同规模的讨论会进行讨论，气氛之热烈和争论之激烈，为近年来所少见。有人对它表示热烈的欢迎，兴奋地说，好久没有读到这样振聋发聩的力作了；有人则直言不讳地说不喜欢，认为它奇怪而又难于理解，但是承认在读这部作品时感到不安、忧虑、痛苦、愤怒。这种情况说明，凡是读过这部小说的人们，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它，都没有无动于衷。邦达列夫曾经说过，作家应该时刻叩击人们的心扉，引起他们的不安，促使他们思考问题。看来他在《戏》这部小说里，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

邦达列夫的这部小说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大概主要是因为它提出了和探讨了目前人们关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在我们这个充满矛盾和危机四伏的

地球上，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物质生活要求不断得到满足的条件下应如何生活，应有什么样的生活目的的问题。小说主人公、著名电影导演克雷莫夫透过一个有才能的女演员受人妒忌而死于流言的悲剧，看到现在人们相互之间充满着恶意，便开始思考整个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的问题。他发现许多人由于追求轻松舒适的生活而忘记了生活的目的，他们不是在过真正的生活，而是扮演着规定的角色，成为环境的俘虏。接着他进一步探求“人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离开或正在离开正确道路的？”这一问题的答案，力图找出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最近一二十年来人们受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诱惑和“美国时尚”的影响的结果，并且指出，目前当务之急是帮助人们把失落了的灵魂找回来。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把人们思想受到腐蚀的问题当作一般道德问题看待，而是把它与核战争危险和生态平衡问题并列起来，看作是威胁人类生存的三大危险之一。他通过小说主人公之口提出这样的警告：如果人类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那么“因作恶和干蠢事而受到审判”的时刻就会到来，最后将归于灭亡。也许有人觉得小说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看法失之于偏颇，认为小说中的某些话过分夸张、甚至有些危言耸听。但是，即使真的如此，作者见微知著的敏锐观察力，他的直面人生、紧切时弊的公民激情，他为人类的命运而担忧的责任感，他探求人生真谛的执着精神，仍然需要肯定。应该说，小说所发出的希望人们不要在生活中“演戏”，而应过真正的生活，切实负起自己的责任，共同

努力消除威胁人类生存的各种祸害的呼吁，是及时的，有益的。

《戏》与作者的前两部小说（《岸》和《选择》）虽无情节上的联系和共同的人物，但在思想内容上、结构上、艺术手法和文体风格上有很多共同点，这使得它们组成了一个独特的三部曲。这三部小说都打破了题材的界限，扩展了艺术空间、加大了时间跨度，因而思想容量有所增加。作者不仅提出了世界范围内的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而且把其中某些问题提到了哲理的高度来认识，这就使得这些作品具有较强的哲理性。在这三部小说里，过去和现在、战时和平时的描写交替出现，互为说明；国内国外的生活场面互相穿插，互相衬托；社会生活的描绘同主人公心理状态的揭示纵横交错，所有这些反映到结构上，形成一个多层次的格局。这三部小说都使用了多种艺术手段和文体笔法。例如在写战争时期时，作者发挥了善于描写热烈紧张场面、细致刻画人在战场上的心理、真实表现战场上的日常生活的特点；在追忆往事时，用的是带某种感伤色彩的抒情笔调；在写各种思想观点的冲突和交锋时，则用火热的政论体，并且显示出描绘唇枪舌剑的争论场面的杰出才能；在写主人公的内心斗争和思想危机时，为了突出心理活动的紧张性或病态，使用了某些假定性手法，写了他们的幻觉和梦境。上述种种，构成了邦达列夫现阶段小说创作的主要特点。

邦达列夫属于“上过前线的一代”的作家。他于四十年代末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成名作《先头营请求火力支援》发

表于一九五七年。两年后又发表了《最后的炮轰》。这两部中篇小说是写“战壕真实”的代表作，它们使得邦达列夫成为“战壕真实派”的著名代表之一。六十年代他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寂静》和《热的雪》以及中篇小说《亲戚们》。在这时期，他们的创作中酝酿着某种变化，其具体表现是艺术视野的扩大、现实主义的深化和理性因素的增加。从七十年代起，邦达列夫在创作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他自己所说的“形象与智性相结合”的阶段。上述三部曲就是这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邦达列夫自从开始文学生涯以来，一直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每有所得，均出手不凡，时见异彩。他的许多作品都曾轰动苏联文坛。所有这些，使他成为苏联当代最有影响和最孚众望的作家之一。

第一章

在由机场回来的路上，克雷莫夫坐在出租汽车里感到有些不适，鬓角冒着汗珠，闷得透不过气来，坚硬的衣领紧贴在汗津津的脖颈上。为了通通风，他有好几次把窗玻璃摇下来，仰靠在后座上，这时一阵夏天的热风，夹带着热乎乎的汽车废气，穿堂而过，吹打在他湿漉漉的脸上。

他朦胧中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公共汽车站和商店门前的这个时间会有那么多闲散的人（他们什么时候工作呢？）。他望着沐浴在晨光中的树叶、橱窗，可眼前却象旋转木马似的掠过一条条异样的街道，橱窗，人行道上撑着红色遮阳伞的小桌，身穿五颜六色服装的异样的人群，那一大早就灼热逼人的异样的太阳。这个犹如梦幻中的光彩夺目的旋转木马傲慢地抹煞着、用某种东西贬低着莫斯科街道的端庄朴素，他每次出国回来，莫斯科的街道都牵动着思乡之情。但令人不快的是，这次回来与以往几次不同，他感到喉咙里堵得慌，仿佛本想放声大哭，却哭不出来，又噎了回去。他搞不清楚自己是怎么了，为了这种没来由的伤感，简直想嘲笑自己，

蔑视自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这个殷勤好客的巴黎本来一切都很好——六天节日般喧闹的国外生活，无须承担任何义务的招待会，带空调的电影放映厅，鸡尾酒会，各种辩论会，夜总会演出的节目，那幽暗迷人的红色灯光，天鹅绒的沙发，台上女人的惨白身体。清晨起来把脸颊刮得光光，早点喝上两杯咖啡提神，观摩放映的影片，末了则是既出乎意料、又是意料之中的导演荣誉奖。整个电影节期间，万事如意，诸事顺遂。但是，这些在国外度过的愉快而繁忙的日子，却留下了一种凄楚和惭愧的苦涩味道，叫人不愿意去回忆它。

他闭上了眼睛，极力使自己适应昔日莫斯科的生活，它平素的节奏，这里又将是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开拍前的准备工作。但不知为什么，烦躁不安的心情有增无已，于是他想：“我是提前回来的，得在家休息两天。”

但是，当他的车子已经开到列宁大街那座楼房，拐进庇荫在杨树枝叶下的院子里时，当他穿过阴凉的门道，走进布满擦痕的电梯室，然后看见熟悉的楼梯口和包着棕色人造革的房门、通往前厅的音乐电铃的按钮时，他无法克制使他喉咙哽得透不过气的难过心情，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他不得不在楼梯口站了一会儿。

他按了四下电铃（这是他家的密码），仔细听了听，随后又按了一遍，本以为会听到门里边妻子、女儿或儿子的声音，但门里悄然无声，只有空屋子那种窸窣声依稀可辨；显

然家里没有人。

“爱妻和娇子将用幸福的拥抱欢迎我，”他想到这句话不禁哑然失笑。

于是他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房门，把皮箱拖进散发着家庭特有的灰尘气味的前厅，从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满面倦容，突然意识到自己毕竟十分侥幸。的确，他疲惫不堪，真想单独地呆一会，一声不响、无所用心地躺在沙发上歇歇乏，翻翻杂志，看看报纸，拆看他不在家期间来的信件。

他脱掉上衣，在各间屋子兜了一圈。情况很明显：全家人都去别墅了，屋子里燥热，窗户却关得很严实，还拉上了窗帘。整个屋子里的空气是窒闷的，镶木地板上、地毯上、家具上偶尔可以看到一缕阳光，那是从窗帘缝射进来的，厨房里没有挂窗帘，弥漫着被晒热的漆布味，从小柜子上掉到地上的一张电话收费单，被阳光晒得发了黄，半卷成个筒。

他每次从国外回来，都感到在外面度过的那段漫长时间是不真实的，不过是一场人生游戏罢了，而被这种游戏弄得疲惫不堪的他，必须找些朋友聊聊，才能从那种鸡尾酒会式的、餐馆式的颇费唇舌的应酬气氛中解脱出来，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好奇心他曾不得不在这上面花了点时间。

因此，他现在很想洗掉自己身上由于强作欢颜、由于附庸风雅的闲聊而产生的在精神上使人感到痛苦而又无聊的倦意，洗掉外国香皂的甜腻的芳香，这种肥皂有一种娇柔造作的女人气，有一种充斥着巴黎的电影院和旅馆房间的化学合成气味。总之，要洗掉所感受过的一切。

冷水淋浴象雨柱一样冲洗着他的身体，发出春天的、使人心旷神怡的喧闹声。浴室的门开着，仿佛空旷的房子回荡着大海的回声。他一边用毛巾擦拭身体，一边赤脚在各屋子里走着，光着的脚板踏在温暖的镶木地板上，走进餐厅时，衣服还没穿，说了句“好啦，一切都会过去的，和往常一样”，便倒了杯白兰地，一饮而尽，一股火辣辣的热流传遍全身，这时他好象感到轻松些了。

然后他躺在书房里的沙发上，浏览着从塞得满满的信箱里取出的杂志，报纸，各种招待会、展览会的请柬，翻检着收到的来信，但没有拆看，只是看一眼回信地址，希望碰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忽然他眼睛仿佛撞上了什么东西，他把一封浅蓝色的信慢吞吞地捡到放杂志的小桌子的一角，信封上盖着从没见过的“内务部总局”公章十分醒目，这立刻在他心里引起疑虑。

“这么说，又从头儿来了……确切地说，一切仍在继续？”克雷莫夫迟疑了一下，但还是撕开了信封，草草读了一遍，信上说：他，克雷莫夫·维亚切斯拉夫·安德列耶维奇应于七月四日（就是三天以后！）携带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前往彼得罗夫卡大街三十八号二楼二〇〇号房间向侦察员托卡列夫报到。“为什么还要来第二次呢？我和他在厂里已经见过一次面。是的，托卡列夫·奥列格·格里戈里耶维奇，一个留着整齐的短髭、很有教养而又机智的青年人。但不管我会怎么样，我决不去彼得罗夫卡大街，亲爱的奥列

格·格里戈里耶维奇，我不愿意您成为这个事件的阴影。”

他沉思着把传票放在一边，开始浏览巴黎电影节的影评，感到刚才做出的那个决定是多么站不住脚，同时感到一篇评论文章对他那部影片做了多么庸俗而又歪曲的评价，文章天真地拿“社会主义的道德和心灵纯洁”同“内心世界活象个空贝壳的西方电影主人公的残忍成性”进行对比。

“好吗，我们的影评作者真是一些机灵鬼，只是何必搞这种可怜而又幼稚的对比呢？”于是克雷莫夫气愤地大笑起来，他清楚地想象出著名美国导演那张肌肉丰满的脸庞，这位导演是俄国移民之后，他很有才华，但嘴巴刻毒，曾在电影节上放映了使所有的人受到震动的影片《所多玛和蛾摩拉》^①，影片描写一所疯人院的毁灭，用以象征人类因丧失仁爱之心终将灭绝。“我的论敌约翰·格里奇马尔听了也要和我一起发笑的。‘纯洁’呀，‘道德’呀，‘高度’呀——天哪，我们竟用这种老生常谈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为自己辩解，竟用这种货色把自己从头到脚武装起来。我们这些天之骄子，不顾一切地把天使的圣洁攫为己有，把撒旦的邪恶丢到山后。”

他已经是满腔愤怒地开始读另一篇评论了，这篇评论仍旧是不厌其烦地指责约翰·格里奇马尔那部影片如何色情、病态、堕落云云，于是他没等读完就把报纸扔开，嘴里反复

^① 所多玛和蛾摩拉是圣经传说中的两个城市，因居民荒淫无度，作恶多端，被天火所灭。美国导演格里奇马尔在这部影片中，用象征手法描写了人类由于自身的过错终于招致毁灭。——译注

地叨念着：

“呆小症，见他的鬼，呆小症……”

他们一起领奖，一起应邀参加了午餐会（两个大国的两位电影导演），每天晚上看完电影后，他们都在饭店的酒吧间见面，见面时总要相互请喝威士忌和伏特加，而且总是喝得过量，不过他是喝不过这个美国人的。他在格里奇马尔的邀请下，在俱乐部度过了两个夜晚，每次都就俄国的命运展开争论，立场的对立把他们分开，致使相互敌视，同时又有某种东西，或许是彼此对对方所抱有的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吧，把他们联结在一起。

在俱乐部度过的第二个夜晚，由于进行激烈的争论，由于饮酒过量，娱乐无度，他感到格外疲乏，清早，电影放映之前，他坐在饭店的前厅，感到头痛，便在一张茶几上翻了翻《巴黎竞赛》画报，暗暗祈望出现一些情况，使他今天能够逃脱鸡尾酒会、扎得紧紧的领带、格里奇马尔那张恶毒的嘴巴，使自己有机会喘息一下，从容地呼吸呼吸，到傍晚的巴黎大街上去散散心。宽敞的大厅，铺着厚厚的地毯，透着一派并非法国式的、而是东方式的豪华，一面面镜子具有美国式的奢侈气派，宽大的安乐椅和沙发包着红色仿羊皮，玻璃门和看门人的小桌旁，不断有人进进出出，空气中充斥着浓烈刺鼻的纸烟味和香水味——这一切对大饭店来说都是司空见惯的，克雷莫夫在别的国家早已屡见不鲜，因此他有时看一眼那些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制片人和导演们的面孔——他们不是把脸刮得精光，就是蓄着长须（这是当今世界上两种

同样常见的仪容)，有时又看一眼那些电影明星和不知姓氏的名演员的身段，她们的身段象运动员一样矫健，优美，有的焕发着青春魅力，有的则因修饰打扮而显得很年轻，但她们过份明亮的眼睛里都残留着熬夜的痕迹。然而，不知是什么，或许是头沉，或许是镜子里的反光，妨碍了他，使他不能象平时一样观察，因而当他在这个清晨的大厅的空间里同时看到了所有吃过早饭后都聚集在一起的人时，突然出了一头大汗，因为他以为人们都一起注视着他正在观察的目光。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巴黎竞赛》画报上来，立刻听见他们在嘲笑，在傲慢地奚落他，他们说他没有权利利用那种粗野无礼的目光打量他们，于是自己的脸上立刻感到几乎是肉体的触碰。他从杂志上抬起头，发现那群制片人和导演中有一个人正在平静地凝视着他，这人非常面熟，头发斑白，穿一身灰色西装，他见过不止一次。“我认识他，可他是谁呢？是谁？”他仿佛从令人窒息的深水层中向上挣扎着，渐渐地辨认出那人的发型、额头、白发、领带，极力要和那人接上目光，可是那人的眼睛很遥远，够不上，它们躲在暗处，一动不动地向他这边窥望着，于是他突然出了一身虚汗，生怕心脏会停止跳动。他终于搞清楚了此人究竟象谁……

精神过度紧张无疑会产生幻觉，他听说过干他这一行的人有各种各样的精神紧张，但没有体验过这种滋味。“决不可能，真是荒唐、胡闹！简直象蒙汗药！”于是他站起来，把那本杂志扔在小桌上，重振战争年代的果敢精神，径直朝着站在制片人当中的这个人坚定地走过去。但穿灰色西装的

人却不见了……代替他的是法国导演克洛德·梅里耶，这是一个青筋暴露的干巴老头，短而稀的眼睫毛经过一番涂画，使他显得不免有些轻佻。他不乏上流社会的殷勤周到地朝克雷莫夫鞠躬施礼，使人看到他那由于洒上了化妆水因而还湿润的、那么精心梳理从而遮住秃顶的头发。不知什么缘故，克雷莫夫也鞠了一躬并用法语很有礼貌地说了声“你好，先生”，然后克制着困窘的心情，擦身而过，朝大厅尽头的酒吧走去，发现约翰·格里奇马尔象往常一样站在柜台前，正高兴地向他招手。格里奇马尔此刻走过来，真好象是个救星：“噢，欢迎你，维亚切斯拉夫！”

一天以后，类似的感觉又重复出现在飞机上，虽然这里一切外国的、五光十色的、每天都引起精神紧张、体力消耗的东西已不复存在，而且又是本国民航局的飞机，机舱半空着，有漂亮的空中小姐，令人感到愉快、舒畅，可以听到俄语……奇怪的是，在这里，在九千米的高空，竟发现了两只苍蝇，它们在舷窗的玻璃上爬着，由于阳光的照射而被上了一层金色，而地平线上，有几片凝滞不动的波纹状云朵，颇象巨大的冰块，明亮耀眼，十分壮观，下面的云层犹如平川旷野，看上去很象北冰洋，从它的裂口望过去，在那不可思议的深渊中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没入水中的城池，细如发丝的道路，黑黝黝的森林。

克雷莫夫看着雄伟壮观的、毛茸茸的冰山云，看着那两只苍蝇，心里感到好笑，这身居九天之外的、洁白无瑕的云朵同这两个小小的旅客是何等地不协调。它们不是在舍列美

捷沃机场，就是在奥利机场^①飞进机舱的。怎么飞进来的？为什么要飞进来？

想到这种不协调和无法回避的“为什么”时，他十分得意而又格外清楚地看到自己不知受了什么力量的驱使，竟脱离了飞机，脱离了它的钢铁躯壳，脱离了他的坐椅（但在空中仍旧保持着原来的姿势），看到自己披着霞光，在白茫茫的、光焰无际的云海上空，乘风翱翔。

“我知道我这是发生了什么事，”他试图对自己的心境作出解释，便这样对自己说。“这是在我的想象中实现了的幻想。我一直盼望有一个类似单座直升飞机的飞行器。有时我巴不得在一天工作之余远离所有的人，腾空而起，漫无目的地飞行，降落在一块因日落黄昏而逐渐变得朦胧模糊的童话般的林间草地上，那里的树林一片静寂，平如镜面的湖水倒映着树影……但我由于什么缘故才会想到这些呢？当时在饭店的前厅，我看到自己是一个无所事事、衣冠楚楚、善于做作，但在国外毫无用处的人，因而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刚才明明感觉到面部承受了空气的压力、飞行中的劲风，明明感觉到胸闷难过，感到自己完全脱离了物质实体，这又怎么解释呢？……”

一位足蹬高跟长统靴的空中小姐，脸上挂着待客的笑容，款步轻摇，用托盘端来盛在大高脚杯中的泛着泡沫的矿泉水，问他是否想喝杯波尔荣矿泉水——她是从明亮的座舱

① 舍列美捷沃机场在莫斯科，奥利机场在巴黎。——译注

中向他走来的（这是一个寓于女人形象中的美丽的物质实体），然而他沉默不语，不愿意用微笑回答她，不愿意听她那悦耳的说话声，不愿意看这个貌美年少的女郎，她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回来，并且看过他的影片。这一切，同自由飞行在覆盖大地的茫茫云海之上空时所产生的痛苦的胸闷感相比，未免现实得近于粗鄙。他谢绝了矿泉水，要了杯白兰地，便把头扭向舷窗。克雷莫夫从前并不曾发现自己这样落落寡合。他微闭双目片刻，从飞机的喷气式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好象听到了魔鬼的咆哮，受害者的惨叫和哭嚎，铜管乐队的演奏和沉雷般的交响曲交织在一起。克雷莫夫试图捕捉、记住其中某一特定音符，但这钢铁的音乐瞬息万变，不断增强，变成了巨大的号哭声，犹如一种威胁着整个世界的宇宙声响，震耳欲聋，而他在半睡半醒中继续思索着：“伊琳娜……自从她死后，一切都变了……”

太阳的光谱在舷窗玻璃上移动着，浅色头发的空中小姐铺好餐巾，稚嫩的嘴角上依然挂着微笑，又问了他一句什么，他没有听清，对于吃的东西和她这张练就的笑脸，一概无动于衷。这时出其不意地闪现出一个想法：喷气发动机顿时熄火，飞机在空中跌了致命的一跤，整个钢铁机身开始从高空向下坠落。

她，那位长着稚嫩的嘴唇（永远不会有人再吻它了）涂着口红的空中小姐，发出一声惨叫，于是整个客舱都发出一声疯狂的、临死前的惨叫！……“那我呢？”他当时想道。“在那一刹那间我将干什么呢？我将等待着最后的撞击并告别尘